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新會梁啟超任公著

華書局印行

飲冰室專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目次

一 反動與先驅

二 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上)

三 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中)

四 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下)

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一—十)

五 陽明學派之餘波及其脩正

——黃梨洲附孫夏峯 李二曲 餘姚王學家 李穆堂

六 清代經學之建設

——顧亭林 閻百詩 附胡朏明 萬充宗

七 兩崎儒

——王船山 朱舜水

八 清初史學之建設

——萬季野 全謝山 附初期史學家及地理學家

九 程朱學派及其依附者

——張楊園 陸桴亭 陸稼書 王白田 附其他

十 實踐實用主義

——顏習齋 李恕谷 附王崑繩 程綿莊 惲梟聞 戴子高

十一 科學之曙光

——王寅旭 梅定九 陳資齋 附其他

十二 清初學海波瀾餘錄

十三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1)

——經學 小學及音韻學

十四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2)

——校注古籍 辨僞書 輯佚書

十五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3)

——史學 方志學 地理學 傳記及譜牒學

十六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4)

——曆算學及其他科學 樂曲學

飲冰室專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一 反動與先驅

這部講義是要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爲什麼題目不叫做清代學術呢？因爲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來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做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適當。所以定名爲近三百年學術史。

今年是公歷一九二三年，上溯三百年前之一六二三年爲明天啓三年。這部講義就從那時候講起。若稍爲概括一點，也可以說是十七八九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

我三年前曾做過一部清代學術概論。那部書的範圍和這部講義差不多。但材料和組織，狠有些不同。希望諸君豫備一部當參考。

這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是。

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

無論何方面之學術，都有這樣趨勢。可惜客觀考察，多半仍限於紙片上事物，所以他的效用尙未能盡量發揮。

此外還有一個支流是。

排斥理論提倡實踐。

這個支流屢起屢伏，始終未能狠占勢力。總而言之，這三百年學術界所指向的路，我認為是不錯的——是對於從前狠有特色而且也有進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貫徹，以後憑藉這點成績，擴充蛻變，再開出一個更切實更偉大的時代，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這回演講的微意。

凡研究一個時代思潮，必須把前頭的時代略為認清，纔能知道那來龍去脈。本講義所講的時代，是從他前頭的時代反動出來，前頭的時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總括為一個單位——公歷一〇〇〇至一六〇〇——那個時代，有一種新學術系統出現，名曰「道學」。那六百年間，便是「道學」自發生成長以至衰落的全時期。那時代的道學思潮，又為什麼能產生能成立呢？（一）因為再前一個時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質上文化發達得狠燦爛，建築文學美術音樂等等都呈現歷史以來最活潑的狀況，後來這種文明爛熟的結果，養成社會種種惰氣，自唐天寶間兩京陷落，過去的物質文明已交末運，跟着晚唐藩鎮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紛亂，人心越發厭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歡回到內生活的追求，向嚴肅素朴一路走去。（二）隋唐以來，印度佛教各派教理，盡量輸入，思想界已經攪入許多新成分，但始終儒自儒佛自佛，採一種不相聞問的態度，到了中晚唐，兩派接觸的程度日漸加增，一方面有韓愈一流人據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肅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注一）到了兩宋，當然會產出儒佛結婚的新學派，加以那時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禪宗獨盛，禪宗是打破佛家許多形式和理論，專用內觀工夫，越發與當時新建設之道學相接近，所以道學和禪宗，可以說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注一〕梁肅與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員護法健將。李翱是韓愈朋友，著有復性書，拿佛理解釋儒書。

道學派別雖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點，是想把儒家言建設在形而上學——即玄學的基礎之上。原來儒家開宗的孔子不大喜歡說什麼「性與天道」，只是想從日用行爲極平實處陶養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輸入以後，一半由儒家的自衛，一半由時代人心的要求，總覺得把孔門學說找補些玄學的作料纔能滿足。於是從「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的禮記裏頭擡出大學中庸兩篇出來，再加上含有神祕性的易經作爲根據，來和印度思想對抗。「道學」最主要的精神實在於此，所以在「道學」總旗幟底下，雖然有呂伯恭朱晦菴陳龍川各派，不專以談玄爲主，然而大勢所趨，總是傾向到明心見性一路，結果自然要像陸子靜王陽明的講法，纔能澈底的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葉，姚江（王陽明）學派，奄襲全國，和佛門的禪宗混爲一家，這是距今三百五十六年前學術界的形勢。

在本講義所講的時代開始之時，王陽明去世已將近百年了。（陽明卒於嘉靖八年，當公歷一五二九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幾乎一書不讀，學術界本身本來就像貧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憐。陽明是一位豪傑之士，他的學術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經四方八面受人妒嫉排擠，不得志以死。陽明死後，他的門生在朝者，如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在野者，如錢緒山、德洪、王龍溪、譚、羅近溪、汝芳、王心齋，都有絕大氣魄，能把師門宗旨發揮光大，勢力籠蓋全國。然而反對的亦日益加增，反對派別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張江陵、居正輩，覺得他們都是書生迂闊，不切時務；其二，文學派，如王弼州、世貞輩，覺得他們學問空疏，而且所講的太乾燥無味；其三，勢利派，毫無宗旨，惟

利是趨。依附魏忠賢一班太監。專和正人君子作對。對於講學先生。自然疾之如讎。這三派中。除勢利派。應該絕對排斥外。事功文學兩派。本來都各有好處。但他們既已看不起道學派。道學派也看不起他們。由相輕變為相攻。結果這兩派為勢利派利用。隱然成為三角同盟。以對付道學派。中間經過「議禮」「紅丸」「梃擊」「移宮」諸大案。(注二)都是因宮廷中一種不相干的事實。小題大做。雙方意見鬧到不得開交。到最後二三十年間。道學派大本營。前有「東林」。後有「復社」。都是用學術團體名義。實行政黨式的活動。他們對於惡勢力拚命奮鬥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黨勢漸成以後。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雜。總而言之。明朝所謂「士大夫社會」。以「八股先生」為土臺。所有羣衆運動。無論什麼。「清流濁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勢力。東林復社。雖比較的多幾位正人君子。然而打開窗戶說亮話。其實不過王陽明這面大旗底下一羣八股先生和魏忠賢那面大旗底下一羣八股先生打架。何況陽明這邊的末流。也放縱得不成話。如何心隱本名梁汝元。李卓吾等輩。簡直變成一個「花和尚」。他們提倡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把個人道德社會道德。一切藩籬都衝破了。如何能令敵派人心服。這些話且不必多說。總之晚明政治和社會所以潰爛到那種程度。最大罪惡。自然是在那一羣下流無恥的八股先生。巴結太監。魚肉人民。我們一點不能為他們饒恕。卻是和他們反對的。也不過一羣上流無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幾句「致知格物」的口頭禪。做幌子。和別人鬧意見。鬧過不休。最高等的如顏習齋所謂「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至矣極矣。當他們筆頭上口角上吵得烏煙瘴氣的時候。張獻忠李自成已經把殺人刀磨得飛快。準備著把千千万萬人砍頭破肚。滿洲人已經把許多降將收了過去。準備著看風頭。撿便宜貨入主中原。結果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這

便是前一期學術界最後的一幕悲劇。

(注二)欲知四大案簡單情節，看趙翼的廿二史劄記最好。

明亡以後，學者痛定思痛，對於那羣閹黨強盜降將，以及下流無恥的八股先生，罪惡滔天，不值得和他算帳了，卻是對於這一羣上流無用的道學先生，到不能把他們的責任輕輕放過。李剛主說：

『……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悻然罔識，而擲管呻吟，自矜有學……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蠭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想谷集書明劉戶部墓表後）

又說

『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箸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想谷集與

方靈
臯書

朱舜水說：

『明朝以時文取士，此物既爲塵羹土飯，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講正心誠意，大費非徒，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舜水遺集答林春信問）

顧亭林說：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亭林既憤慨當時學風以爲明亡實由於此推原禍始自然責備到陽明他說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

後賢乎」日知錄卷十八

王船山亦以爲王學末流之弊從陽明本身出來他說

「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刑戮之民閭閻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

」之狂妄」正蒙注序論

費燕峯說

「清談害實始於魏晉而固陋變中盛於宋南北案費氏提倡「實」與「中」兩義故斥當時學派爲害實變中自漢至唐異說亦時有然

士安學同中實尙存至宋而後齊逞意見專事口舌……又不降心將人情物理平居處事點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爲兩斷一段好議論美聽而已……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

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無論其未嘗得而空言也。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裏矣，卽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心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天台止觀同一門庭。……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費氏遺書 弘道書卷中

平心而論，陽明學派在二千年學術史上，確有相當之價值，不能一筆抹殺。上文所引諸家批評，不免都有些過火之處，但末流積弊，既已如此，舉國人心對於他，既已由厭倦而變成憎惡，那麼，這種學術，如何能久存，反動之起，當然是新時代一種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動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興以後，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機兆已經大露，試把各方面趨勢一一指陳。

第一，王學自身的反動。最顯著的是劉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殉難，特標「證人」主義，以「慎獨

」爲入手，對於龍溪王畿近溪羅汝芳心齋王艮諸人所述的王學，痛加針砭，總算是舍空談而趨實踐，把王學

中談玄的成分減了好些，但這種反動，當然只能認爲舊時代的結局，不能認爲新時代的開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動。晚明有兩位怪人，留下兩部怪書，其一爲徐霞客。名宏祖，生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卒崇禎十三年（一六四四）

四〇〇年是一位探險家，單身步行，把中國全國都游歷遍了，他所著的書，名曰霞客游記，內中一半雖屬描寫

風景，一半卻是專研究山川脈絡，於西南——雲貴蜀桂地理，攷證極爲詳確，中國實際調查的地理書，當以此

爲第一部。（注三）其二爲宋長庚。名應星，奉新人，卒年無攷，丁文江推定爲卒於順治康熙間。是一位工業科學家，他所著有兩部書，一部是

畫音歸正，據書名當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開物。商務印書館正在重印用科學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

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繪圖貼說，詳確明備。（注四）這兩部書不獨一洗明人不讀書的空談，而且比清人「專讀書的實談」還勝幾籌，真算得反動初期最有價值的作品。本條所舉，雖然不過一兩個人，一兩部書，不能認為代表時代，然而學者厭蹈空喜踏實的精神，確已漸漸表現了。

（注三）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記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支搜節討。」又云：「沿溯淵淪，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闢之事……向來山經地志之說，蓋正無遺……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知。」

（注四）天工開物自序云：「世有聰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聚梨之花未賞，而慮度楚萍，釜鴨之飽鮮經，而侈談苜蓿，盡工好圖鬼魅而惡犬馬，即鄭僑晉華豈足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云：「三百年前言工藥天產之書，如此其詳且明者，世界之中，無與比倫。」

第三、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歷算學之輸入。先是馬丁路得既創新教，羅馬舊教在歐洲大受打擊，於是有所謂「耶穌會」者起，想從舊教內部改革振作，他的計劃是要傳教海外，中國及美洲實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於是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陽瑪諾、羅雅谷、艾儒略、湯若望等，自萬歷末年至天啓崇禎間，先後入中國。中國學者如徐文定，名光啓，號元扈，上海人，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年）卒。今上海徐家匯即其故宅。李涼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們來往，對於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統歷」，循元郭守敬「授時歷」之舊，錯謬很多。萬歷末年，朱世堉邢雲路先後上疏指出他的錯處，請重為釐正。天啓崇禎兩朝十幾年間，很拿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經屢次辨爭的結果，卒以徐文定、李涼庵領其事，而請利龐能諸客卿共同參豫，卒完

成歷法改革之業。此外中外學者合譯或分撰的書籍，不下百數十種。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譯之幾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爲千古不朽之作。無庸我再爲贊歎了。其餘天學初函、崇禎歷書中幾十部書，都是我國歷算學界很豐厚的遺產。又辨學一編，爲西洋論理學輸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農政全書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實農學界空前之著作。我們只要肯把當時那班人的著譯書目一翻，便可以想見他們對於新智識之傳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時候代表作品——如幾何原本之類擇一兩部細讀一過，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學問如何的忠實。要而言之，中國智識線和外國智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爲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中間元代時和阿拉伯文次，有接觸但影響不大。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歷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注五)

(注五)當時治利徐一派之學者，尚有周子愚、瞿式穀、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李天經、楊廷鈞、鄭洪猷、馮應京、王汝淳、周炳謨、王家植、崔汝璣、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許晉臣、熊士旂等人，皆嘗爲纂譯各書作序跋者。又蓮池法師亦與利瑪竇往來，有書札見辨學遺牘中。可想見當時此派聲氣之廣。

第四，藏書及刻書的風氣漸盛。明朝人不喜讀書，已成習慣。據賀燕峯密所說：『十三經注疏除福建版外，沒有第二部。』見弘道書卷上固陋到這種程度，實令人吃驚。但是，到萬歷末年以後，風氣漸變了。焦弱侯名竑，江寧人，萬歷四十八年卒。的國史經籍志，在「目錄學」上就很有相當的價值。范堯卿名欽，鄞縣人。創立天一閣，實爲現在全國——或者還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圖書館。可惜這圖書館到民國以來已成了空殼子了。毛子晉名晉，常熟人。和他的兒子斧季，是他們家的汲古閣專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書和許多單行本古籍，直到今日還在中國讀書界有很大

價值這幾位都是明朝最後二三十年間人。

毛斧季是清朝人。

他們這些事業都可以說是當時講學的反動。

焦弱侯也是王學家。

健將但他却好讀書。

這點反動實在是給後來學者很有益的工具。

例如黃梨洲萬九沙金謝山都讀天一閣藏書汲古閣刻本書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於校勘家。

第五，還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現象，這種反動不獨儒學方面爲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顯。宋元明三朝簡直

可以說除了禪宗別無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師。

一蓮池。

名株宏。

一蕺山。

名德清。

一三

一六二三年卒。

藕益。

名智旭。順治九一六五五年卒。

我們試把雲棲法彙。

蓮池著。

夢游集。

慈山著。

靈峯宗論。

藕益著。

一讀。

他們反禪宗的精神到處都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提倡的是淨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直到楊仁山爲止，走的都是這條路。禪淨優劣本來很難說——我也不願意說。但禪宗末流參話頭背公案，陳陳相因，自欺欺人，其實可厭。蓮池所倡淨宗，從極

平實的地方立定，做極嚴肅的踐履工夫，比之耶教各宗，很有點「清教徒」的性質。這是修持方面的反動。不

惟如此，他們既感覺掉弄機鋒之靠不住，自然回過頭來研究學理。於是慈山注楞伽，楞嚴，藕益注楞嚴，起信，唯

識，乃至把全藏通讀，箸成閱藏知津一書。他們的著述價值如何，且不必論。總之一返禪宗束書不觀之習，回到

隋唐人做佛學的途徑，是顯而易見了。

同時錢牧齋（謙益）著了一大部楞嚴蒙鈔也是受這個潮流的影響。

以上所舉五點都是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間學術界所發生的新現象。雖然讀黃梨洲明儒學案一點看不出這

些消息，然而我們認爲關係極重大。後來清朝各方面的學術都從此中孕育出來。我這部講義所以必把這二

三十年做個「楔子」，其理由在此。

「楔子」完了，下回便入正文。

二 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上）

本講義目的，要將清學各部分稍爲詳細解剖一番，但部分解剖以前，像應該先提挈大勢，令學者得着全部大概的印象。我現在爲省事起見，將舊作清代學術概論頭一段鈔下來做個引線。原書集一至六

「今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於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爲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凡時代思潮，無不由『繼續的羣衆運動』而成，所謂運動者，非必有意識，有計畫，有組織，不能分爲誰主動誰被動，其參加運動之人員，每各不相謀，各不相知，其從事運動時所任之職役，各各不同，所採之手段亦互異，於同一運動之下，往往分無數小支派，甚且相嫉視相排擊，雖然，其中必有一種或數種之共通觀念焉，同根據之爲思想之出發點，此種觀念之勢力，初時本甚微弱，愈運動則愈擴大，久之則成爲一種權威，此觀念者，在其時代中，儼然現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傳捍衛爲己任，常以極純潔之犧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權威漸立，則在社會上成爲一種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爲嗜，若此者，今之譯語，謂之『流行』，『古之成語』，則曰

「風氣」風氣者一時的信仰也。人鮮敢嬰之。亦不樂嬰之。其性質幾比宗教矣。一思潮播爲風氣。則其成熟之時也。

『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思潮之流轉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啓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啓蒙期者。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舊思潮經全盛之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如血之凝固而成瘡。則反動不得不起。反動者。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所謂未遑者。非閑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恆駁而不純。但在殺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此啓蒙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生」相。於是進爲全盛期。破壞事業已告終。舊思潮屏息潛伏。不復能抗顏行。更無須攻擊防衛以糜精力。而經前期醞釀培植之結果。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爲好尚。相與淬厲精進。闢冗者。猶希聲附和。以不獲廁於其林爲恥。此全盛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住」相。更進則入於蛻分期。境界國土。爲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得取局部問題。爲「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應用之於別方面。於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時之環境。必有以異乎前。晚出之派。進取氣較盛。易與環境順應。故往往以附庸蔚爲大國。則新衍之別派與舊傳之正統派成對峙之形勢。或且駸駸乎奪其席。此蛻化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異」相。過此以往。則衰落期至焉。凡一學派當全盛之後。社會中希附末光者日衆。陳陳相

因固已可厭。其時此派中精要之義，則先輩已濫發無餘，承其流者，不過捃摭末節以弄詭辯，且支派分裂，排軋隨之，益自暴露其缺點。環境既已變易，社會需要，別轉一方向，而猶欲以全盛期之權威臨之，則稍有志者必不樂受。而豪傑之士，欲覩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爲破壞之目標。於是入於第二思潮之啓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終焉。此衰落期無可逃避之運命，當佛說所謂「滅」相。

『吾觀中外古今之所謂「思潮」者，皆循此歷程以遞相流轉，而有清二百餘年，則其最切著之例證也。』我說的『環境之變遷與心理之感召』這兩項要當爲「一括搭」的研究，內中環境一項，包含範圍很廣而政治現象關係最大，所以我先要把這一朝政治上幾個重要關目稍爲提掇，而說明其影響於學術界者何如。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以前，是明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十日之後便變成清順治元年了。本來一姓興亡，在歷史上算不得什麼一回大事，但這回卻和從前有點不同。新朝是「非我族類」的滿洲，而且來得太過突兀，太過僥倖。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幾等於零。這種激刺，喚起國民極痛切的自覺，而自覺的率先表現實在是在學者社會。魯王唐王在浙閩，永歷帝在兩廣雲南，實際上不過幾十位白面書生——如黃石齋、周錢忠介、張蒼水、煌言、王完助、瞿文忠、武報、陳文忠、子壯、張文烈、家玉……諸賢在那裏發動主持，他們多半是「無官守，無言責」之人，儘可以不管閒事。不過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內則隱忍遷就於悍將暴卒之間，外則與「泰山壓卵」的新朝爲敵，雖終歸失敗，究竟已把殘局支撐十幾年，成績也算可觀了。就這一點論，那時候的學者，雖厭惡陽明學派，我們卻應該從這裏頭認取陽明學派的價值，因爲這些學者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業，令我們永遠景仰。他們自身卻都是——也許他自己不認——從「陽明學派」這位母親的懷裏哺養